

THE HISTORY OF THE KUOMINTANG ARMY

国民党军史

【中】

王晓华 张庆军 戚厚杰 著

国民党二十大主力军的建立、发展
直至在中国大陆失败、撤到台湾的全部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KUOMINTANG ARMY

国民党军史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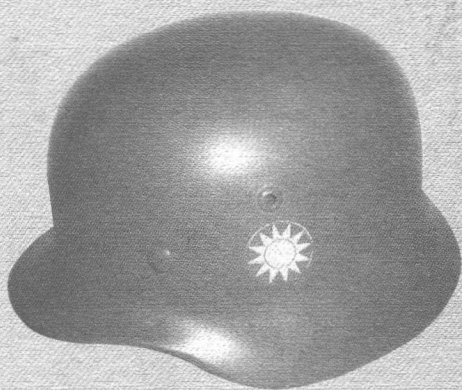
王晓华 张庆军 戚厚杰 著

国民党二十大主力军的建立、发展
直至在中国大陆失败、撤到台湾的全部历史



团结出版社

目录



第一军

001-----086

第十三军

087-----162

第七十四军

163-----236

第二十五军

237-----296

青年军

297-----352

第一軍





大打折扣。

北伐战争爆发后，第一军迅速扩张，其编制一度多达 20 个师。至北伐胜利，根据编遣方案，蒋介石之中央军系统编为 20 个师，其中刘峙之第一师被视为第一军的衣钵传人。中原大战爆发后，第一军恢复番号，军长为顾祝同，下辖一、二、三 3 个师，师长分别为刘峙、顾祝同和陈继承。

1936 年春，胡宗南担任第一军军长，下辖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及一个补充旅。七十八师原为十九路军建制部队，“闽变”后彻底改造划归第一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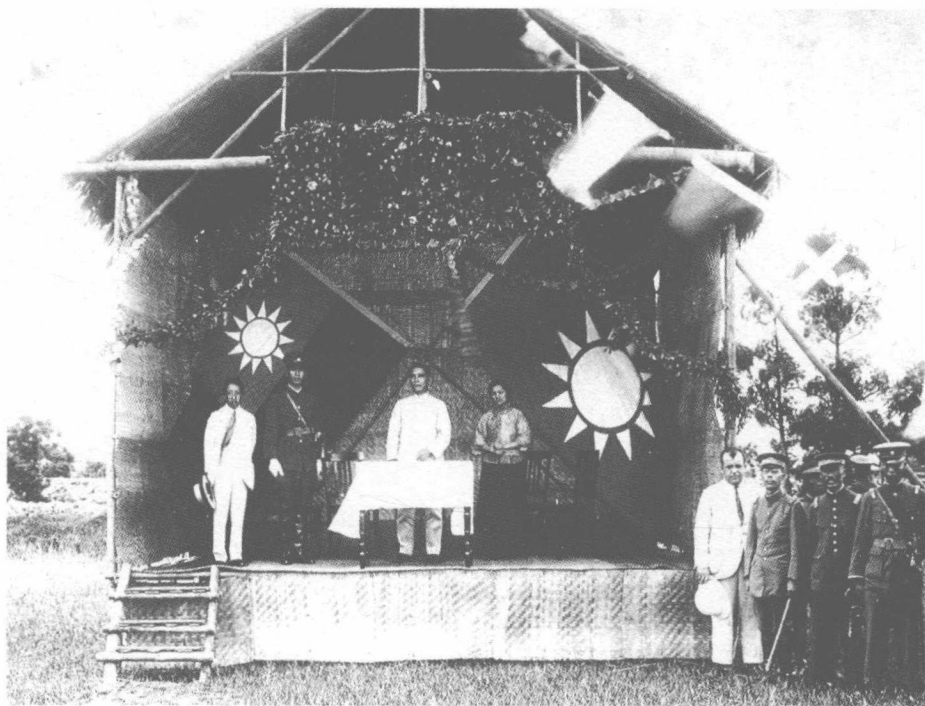
抗战军兴，第一军历经淞沪战役、兰封战役、武汉战役等，后胡宗南因升任军团长，第一军军长之职先后由李铁军、陶峙岳、丁德隆、韩锡侯、张卓等继任。在此期间，第一百六十七师也改隶该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进行改编，第一军番号改为整编第一师，师长为罗列，师则改为旅，然实力不减。随着内战爆发，第一军成为内战主力，转战于晋南战场和西北战场。1948 年后，第一军恢复原有番号，军长为陈鞠旅，下辖陈坚之第一师、沈策第七十八师、曹祥庭第一百六十七师。

1949 年底，第一军最终在邛崃一带被解放军围困，被迫接受改编。国民党建军史上大名鼎鼎的第一军从此消失。

黄埔建军

第一军的前身是黄埔教导团。早在成立黄埔军校之初，孙中山就打算“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见《孙中山选集》下卷“陆军军官



孙中山在广州，蒋介石成为其建军、掌军的主要助手。图为孙中山在主席台上对黄埔军校师生训话。左起：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

学校开学演说”)。

1924年10月，一艘苏联船舰满载着援助中国革命的军火直抵黄埔，长枪、短枪、山炮、野炮、轻重机关枪一应俱全，各种弹药也配备充足。孙中山当即发出指示：“新到之武器，当用以训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决心革命的同志召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插图说明）

这就是黄埔教导团的由来。这支部队，由一个团变为两个团，后又扩建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再由此枝枝蔓蔓生发开来，最后构成整个“中央军”集团。因此，在国民党军界，它有“千军之源”的美称。蒋介石对它的感情是不用说了，谁都知道，他挑选军事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按“黄、浙、陆、一”的顺序排列，用黄埔人，用浙江人，用陆军大学的人，用第一军的人。而第一军的前身教导团更是珍中之珍，那都是标准的子弟兵。

黄埔教导团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兵源上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一支队伍，而且对士兵的素质要求很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批教导团学兵的录取，名为招考，实为保送。73名录取生中，68名是由湘军总司令部选送的，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结果又在投考的学生中挑录了27名。

在兵源问题上，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当时湘、桂、鄂、粤各军都纷纷保送人选，他都敬谢不敏。他不想用自己的锅烧别人的饭，决定不在广东附近招兵，他不想让这支部队带有任何派系的色彩，因此专门托在黄埔军校办公厅任英文秘书的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在上海成立了招兵办事处。因为一则上海有广阔的腹地，人源充足；二则陈果夫是曾在上海做过都督的陈其美的亲侄子，他有不少关系和人脉可资利用。

但是，陈果夫在上海的工作遇到了困难，蒋介石特别指示招兵的重点要放在苏、浙、皖三省，因为江浙来的兵让他感到乡音亲切，苏北和安徽的汉子憨厚而壮实，所谓“青徐兵”的战斗力的确是久负盛名的。但是，这三省都在北洋军阀控制

之下，陈果夫好不容易招来一些人，往往在半道上就被截去。如从温州招来 100 余人，被浙督卢永祥掠走；从徐州、安徽等地来的青壮年又一路被齐燮元、张宗昌等军阀拦留；控制上海的北洋军后起之秀孙传芳最是手辣，几个来上海帮助陈果夫工作的黄埔干部都做了他的刀下之鬼（见陈果夫《建军史之一页》）。

纵使他们千辛万苦来到广州，还水过地皮湿，滇桂各军招兵买马，岂容黄埔军壮大。他们分兵把守，见有人往黄埔送精壮青年就截留下来，闹得蒋介石数次去函索人，为此大伤脑筋。

共产党人知道了孙中山的建军计划后，立即予以积极响应，发出了第六十二号通告：

各级同学们：

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选，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

钟英白 1925 年 11 月 1 日

（《黄埔军校史料》第 70 页）

这是一份绝密通知，“钟英”是（中共）中央的谐音，“钟英白”意为中央告白；“各级同学”指“各级党组织”；“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国民党”。

通告发出不久，各地组织选送来的报考青年络绎不绝来到黄埔。蒋介石看到这些充满朝气、身健体壮的青年时，真是从心里感到满意。

教导团各级干部的配备如下：

团长：何应钦，党代表：王登云。

第一营营长：沈应时，党代表：胡公冕。

第二营营长：陈继承，党代表：茅延楨。

第三营营长：王俊，党代表：蔡光举。

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这不仅是孙中山、廖仲恺的意思，蒋介石也是赞同的。他在苏联参观红军时，就对党代表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有助于加强军队的管理与建设。他还担心士兵不了解党代表的责任与权限，因此在东征途中，特地邀请苏联顾问斯他维诺夫专门就苏联党代表制度作了介绍。

根据建军计划，党代表的权限十分宽广，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都要受其节制，以示党化云（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1924年11月30日）。11月11日，由孙中山下令将教导团改称为“党军”。

随着新兵的不断补充，教导二团也很快地组建起来，教导二团各级干部配备如下：

团长：王柏龄，党代表：张静愚。

第一营营长：顾祝同，党代表：胡公冕（由教导团第一营党代表改任）。

第二营营长：林鼎祺，党代表：季方。

第三营营长：金佛庄，党代表：郑洞国。

另外，还辖有炮兵第一营，营长为蔡忠笏，暂编独立营，营长为罗为雄。

教导团采用三三编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另有特务连、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连、通信队、卫生队等，均在团建制内。这是一支充满朝气的队伍，全团建制满员，绝无吃空饷、喝兵血的现象。滇军首领杨希闵曾派人打探过虚实，探子吓得面如土色：这哪里是两个团？就当时一般军阀武装来看，调两个军也打不赢它。

杨希闵不信，黄埔军不过两三千人而已。

探子报告，黄埔军是一个人当一个人用，两千人是实实在在之数。他问杨希闵，是否敢保证有哪一支军队没有开小差、临阵退缩的现象。

杨希闵不敢保证，中国所有的军阀都不敢保证。他们心中有数，自己军队的实力从来都是言过其实的。上了战场，一个军能顶一个师用，或者一个旅用，就心满意足了。

但蒋介石敢保证他的黄埔军不掺水分。为了防止士兵开小差和临阵脱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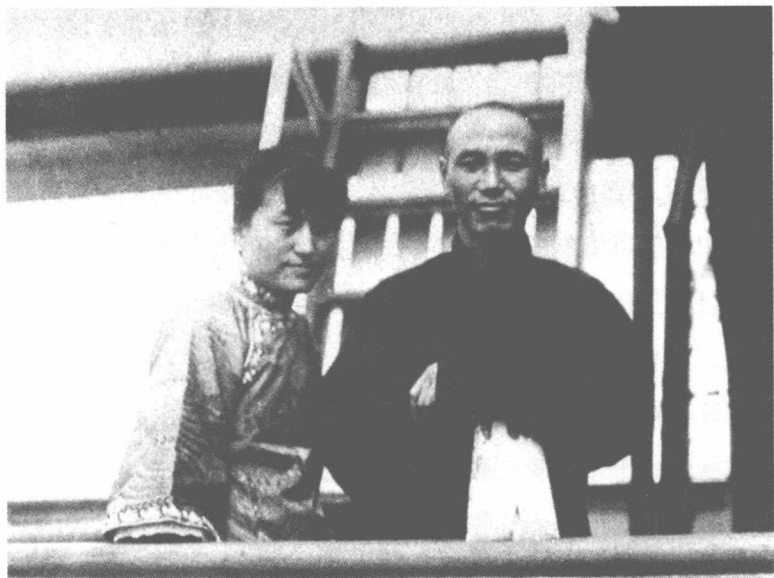
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蒋介石分析士兵开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他特别指点过何应钦：

“夫防逃之法，第一不可使其身边有钱，当发饷时，当令其缴存营部代为邮寄回家，总不许其袋中过三毫之银，故此时最要者，查其寄银回家之通信处也。第二不准请假外出，即星期日亦令作别种勤务，勿使其闲暇。第三，本月饷银均发足十元，以后如有成绩者，再行酌加一两元。此外务须晓以大义，令明白当兵之意义。”每逢战仗，教导团的饷银总是提前支发，除留下必需的零用外，一律由校方寄到各士兵家中。蒋介石拍着胸脯对士兵保证：“本校长在这里一天，绝不少你们一天的饷，本校长有衣穿，有饭吃，你们也有衣穿，有饭吃；你们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本校长也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就是你们打仗被打死的时候，本校长还要给抚恤金安顿你们家里的父母老小。”（毛思诚：《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蒋介石也有板起脸来的时候，为了防止临阵退缩的现象，他主持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按此规定，各级指挥官如擅自率本部退却，则杀该指挥官。如指挥官不退部下退，以致该指挥官阵亡，则杀下一级所属之指挥官。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解释说：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到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所杀不过三五个人，似与士兵完全没有关系，其实不然。你不曾细思此法一行，就是百万兵士一时前进后退，我也都有查考。所枪毙的虽只有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你听我说这缘故。比方一团人同退，那司令官必定枪毙他们的团长，如此团长见他部下退时，他绝不敢退；若是他不退，必被敌人打死，我便要枪毙他的营长来偿他的命，如此营长也不敢退；营长不退，若阵亡，他的部下连长就该杀，连长怕被枪毙便不敢退；他部下排长怕连长阵亡了，司令官枪毙他，他也不敢退；排下士兵恐怕排长阵亡，一排士兵都要被枪毙，便都护着排长不退。如此不是我军所死的只有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哪个还敢轻言退去呢？

尽管蒋介石豪言壮语不绝于耳，开口必谈为主义而献身，闭口辄取义成仁，在思想上却不相信革命道理能教育广大官兵，不以杀头相威胁，官兵就不能拼命



蒋介石为协助孙中山建军队，将家也搬到了广州。图为蒋介石与妻子陈洁如在广州

杀敌。这与旧军阀的治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残暴性。然而客观地说，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之下，敌我殊死搏斗之际，连坐法的残酷也是可以理解的。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故素来宽厚仁慈的党代表廖仲恺也在“连坐法”下签了名，黄埔全体师生也未表示过多意见，并由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恩来兼军法处处长。

东征奏凯

“党军”成立不久，即走上了东征战场。

陈炯明自叛变，被孙中山赶出广州后，他人在惠州，心在羊城。他打听到孙中山自1924年11月离穗北上，商讨国是，如今在北京已是疾病缠身，手下一班得力大员日夜侍奉在侧，不敢须臾离之，广东政府群龙无首，大有可乘之机。于是立刻升帐点兵，于1925年1月聚集了10万兵马，下达了反攻广州的命令。

此时，广东政府可依靠的兵力只有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和黄埔军校的教导团，他们不甘示弱于叛逆，决定施以镇压和讨伐。1925年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宣布第一次东征开始。

东征军的进兵计划是分左、中、右三路进击，右翼军由蒋介石指挥，黄埔军作先锋，直指淡水、平山，攻击陈部大将洪兆麟。

2月1日，黄埔军教导一团乘福安舰驶离黄埔岛开向前线。一路上，蒋介石不停地嘱咐官兵：“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消灭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们。军队只要有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他知道，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没少对他的部下耳提面命，反复交代，不准扰民，“如有骚扰人民，违反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因为法律无情，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人人都可以杀他。”

这番话不是一纸空文，说说就算了。后来有人报告黄埔一期生桂永清违反了军纪，私自将缴获之细软打包邮家，蒋介石就动过杀机，拍着桌子吼道：“这是黄埔军校第一耻辱。”

桂永清吓得面如土色。

幸亏廖仲恺宽仁厚道，念其初犯，连忙相劝，终于说动了蒋介石。否则，桂永清肯定人头不保，国民党今后也就少了一位一级上将、海军司令了。

2月5日，黄埔军行至东莞，与敌首次接触，敌稍战即溃。此后一路顺风，石龙、樟木头、平湖等地次第收复。身着陈果夫刚从上海定制运来的新式翻领军服的黄埔军意气风发，其精神面貌远非旧军队可比。

罕见之一是，这支军队的士兵每人颈上都挂有一条红巾，鲜艳夺目。这条红

巾是根据黄埔军校颁布的服装整齐令而统一配备的，大概目的在于装饰和标记。当时红色在人们眼中已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红即“赤”，许多人对它敏感得很，蒋介石却欣然接受了，可见他当时并不忌讳。黄埔军校乃国共合作的产物，谁也不能否认这点。黄埔军校校章即铸有“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步枪”的两党标志。

罕见之二是，这支军队还带着一个“戏班子”，每到一地，又是唱，又是说。有的地方老百姓为躲战事已经避开，但又被热闹声吸引了过来，不知不觉跟着台上的人一起高喊“打倒陈炯明”，最终意识到这支军队和以往的大兵确实有点不一样。共产党人在这次东征中，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工作的作用。周恩来是黄埔军中最忙碌的人之一，对内训练，对外宣传，交流信息，检查新闻，无一不亲自过问，一一落实到位，其精力过人让人惊叹。他在军中的地位与何应钦一时并立，一为政治，一为军事，蒋介石对他们十分依赖，倚为左右手。

14日，黄埔军兵临淡水城，这是出征以来的第一场硬仗。第二天早晨6时战斗打响，炮兵首先发难，轰然一声巨响后，步枪、机关枪继之。炮兵上尉连长陈诚将大炮移到距城不过800米处，效果极佳，步枪、机关枪则被城墙所阻，不过略壮奋勇队前进之胆量耳（《第一次东征纪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淡水守敌是洪兆麟所属的一支精锐，由翁辉腾指挥。他把淡水城修筑得如铁桶一般，防御工事有上、中、下三层，进攻部队一迫近到200米左右，城垣上的三层枪眼就喷射出火网。

进攻部队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受阻。淡水守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兵油子、老江湖出身，他们枪打得准，经验丰富，如果胶着下去，敌增援部队一到，肯定对黄埔军不利。

就在敌军欲喘一口气的时候，在攻城步兵的后面，突然跃起一队人马，他们猛如狮虎，疾似狂飙，直向淡水城扑来。

这支敢死队由110人组成，10名带队长官除了营党代表蔡光举、连党代表冷欣，其余都是中共党员。

挑选敢死队员时的情景十分感人，未被选中的，居然牢骚满腹：“长官，你只是要我们在散兵线上死，攻城就不要我们了？”

蒋介石见到这场面也大动感情，后来他感到很奇怪：自抗战胜利后，为什么在中央军中这种现象就不见了？他不由得回忆起往日的一幕，不断以此为例，激励将士，却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一直到他逃到台湾后也没总结出来，抑或是他不敢正视也未可知。

担任攻城主力的是教导一团一营，有“拼命三郎”之称的一营副营长蒋鼎文却不在敢死队的名单上，这是蒋介石划掉的。他很看重很喜欢这员虎将，不愿让他壮年早夭。但蒋鼎文对这份厚爱并不领情，他喜欢鲜血淋漓的场面。敢死队刚一出发，他已冲在敢死队的前面。此时一颗子弹正击中蔡光举的肚子，蒋鼎文连忙上前扶持，但已是满手鲜血，蔡党代表肠流腹破仆倒于地。

敢死队突击到城墙火力死角处后束手无策，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未带攀城工具，现在面对着高耸的城墙，只能望城兴叹。

蒋鼎文眼眦尽裂，蔡光举就死在他的怀中，鲜血刺激了他的野性，撩起了他的狂热。他在后面观察到了敢死队员所面临的窘境，心一急，一猫腰，冲了出去。

枪声又激烈地响了起来，蒋鼎文蛇行虎伏，灵敏快捷如同猎豹，每一个战术动作都那样利落，无可挑剔，几个起落，已经冲到了城下。他召集起队员，亲自示范搭人梯的方法，只一会儿工夫，几组人马已缘墙而上。

在蒋介石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个壮观的场面，一名战士手舞军旗，穿过弹雨，率先登上城墙。黄埔健儿，蜂拥城下，颈间的红巾在朝阳下格外鲜艳夺目，淡水城终于被攻破了。

打下淡水后，蒋介石很开心，决定论功行赏。他的办法很奇怪，得了赏钱的人，就得不到金牌勋章，两样只能选择一样。第一个攻进淡水城的人，蒋介石挑他去执掌校旗，这是一个特别的荣誉。

有赏就有罚，战斗打到最激烈处，曾有人经受不住死亡的威胁，脚下开溜。

此次出征前，为了防止临阵退缩，蒋介石专门主持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按此规定，各级指挥官如擅自率本部退却，则杀该指挥官；如指挥官不退部下退，以致该指挥官阵亡，则杀下一级所属之指挥官。所以蒋介石脸一沉，眼光扫到已被五花大绑的上尉连长孙良：“临阵逃脱，懦夫也，汝不配为革命军人。”蒋介石伸过手，向随从要过一支手枪，放在孙良面前。

有人欲上前求情，黄埔师生之间情谊一向深厚。

蒋介石瞪了瞪眼，阻止了求情者，走到孙良前，为他解开绳索，那一脸的冷酷化作了痛惜：“不要怪本校长心狠，军法无情。从今以后，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会按时给你家中寄补贴的。”

说罢，掩泪而去。

随着一声枪响，孙良成了“连坐法”的第一个祭品。

战事仍在继续，形势不容乐观，由于东征军的左翼杨希闵部、中路刘震寰部与陈炯明部将林虎早有勾结，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可以从容集中主力两万余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了右翼黄埔军的后路。此时，右翼军已出师一个多月，攻击前进达400多公里，后方补给困难，陷入进退维谷之地。敌我双方对这一态势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当蒋介石亲率教导一、二团回师棉湖时，林虎也正率精兵，分数路疾扑棉湖。

这是一场生死战。

3月12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次日凌晨，教导一团一营与敌万余人遭遇，被团团围住，因营长沈应时、党代表蔡光举在淡水一役中分别受伤、阵亡，副营长蒋鼎文出任指挥，面对着叛军如浪如涛的进攻，咬着牙死战不退。

闻知一营告急，刘峙之第二营、王俊之第三营火速增援。林虎冷哼一声，仗着人多，一股脑围上去，死缠烂打，如蛆附骨。

在陈炯明部将中，林虎是最善打恶仗的，此役充分展示了他的作战风格，死围不退。近中午时，敌前锋已离团指挥部仅二三百米远，唯有依靠陈诚指挥的炮兵勉强支撑。

战至下午，敌发动最后进攻，团指挥部只剩下数十人，在前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都焦急万分。蒋介石急红了眼，令何应钦坚决顶住，不准后退。他明白，此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

危急关头，更见何应钦良好的军人素养。他平时不苟言笑，那张四平八稳的面孔总是板着，此时却轻松得每一条皱纹里都荡漾着暖意，偶尔还和别人打打趣，这真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事。他命令手下将能找着的旗帜遍插阵地四周，复命陈诚炮兵连加紧轰击，切切不能间断。果然，敌军在旗帜林立、炮声隆隆之中，顿生疑虑，徘徊顾盼，踌躇不前，攻势减弱了许多。

何应钦的眉头反而皱了起来，他知道“空城计”是有时效的，林虎马上就会看出破绽。他必须主动进攻，始终给对手造成震慑。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凭手上这支几十人的卫队，上门叫阵，无疑是羊入虎群。

刘峙的第二营终于恰到好处地赶到了，这位一脸憨厚的中校教官作战时并不乏凶悍，拼死命挣脱了林虎的纠缠，投入了主战场。

何应钦连称侥幸，因为在最关键处、节骨眼上，刘峙飞兵赶到，所以也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对刘峙另眼相看，特别照顾。

反击开始了，黄埔军终于腾出手来。教导二团自经湖疾趋增援，林虎腹背受敌，不得不打马而逃。

棉湖之战，黄埔军损失惨重，仅一天工夫，教导一团阵亡官兵就超过了300名。蒋介石在视察一营阵地时，只见尸体枕藉，有人从死人堆中将蒋鼎文扒了出来。

“蒋营长肺部中弹，可能没救了。”卫兵道。

“胡说！蒋营长只要有一口气，就不准停止抢救。”蒋介石动了感情。

“如果不是一营拼死挡住正面之敌，指挥部早就土崩瓦解了。”

棉湖之战，黄埔军损失惨重，但也打出了威风，令陈炯明部闻风而逃。教导